

国学典藏大系

东周列国志·智囊

(明) 冯梦龙◎著 立非◎改编



一部令人百读不厌的历史小说
一部让人不忍释卷的智谋锦囊

品人性之美丑善恶，悟行事之是非
成毁，看国家之兴废存亡。

在先贤的种种智慧韬略中，无论是
经邦治国，还是修身持家，都会让我们
受益无穷。



中国出版社

东周列国志·智囊

(明) 冯梦龙◎著 立非◎改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周列国志·智囊 / (明) 冯梦龙著; 立非改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7
(国学典藏大系 / 陈晓东主编)

ISBN 978-7-5113-6161-5

I . ①东… II . ①冯… ②立…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②笔记小说—小说集—中国—明代 IV . ① I242.4 ②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8863 号

东周列国志·智囊

著 者: (明) 冯梦龙

编 者: 立 非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安 吉

封面设计: 中英智业

文字编辑: 毛文菊

美术编辑: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 毫米 × 1200 毫米 1/10 印张: 36 字数: 720 千字

印 刷: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161-5

定 价: 5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8866079 传 真: (010) 88877396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通俗文学创作著称于世的明代冯梦龙，留给后人的不仅有“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还有不少用浅近文言文写成的名篇佳作，如《东周列国志》、《智囊》。尤其《智囊》耐人寻味，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对于修身养性大有裨益。

《东周列国志》以演义的笔法，主要描写了从西周宣王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五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兴衰荣辱是这部书一以贯之的主题，在对国家兴亡的叙述中，作者的善恶是非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如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不二、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对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进行了揭露与鞭挞。这种是非观念，对后世为人处世的准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关于东周各诸侯国的故事，很早就已经开始流行。明朝嘉靖、隆庆时期，福建人余邵鱼把之前流传的《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平话故事糅和在一起，编成了一部《列国志传》。但是，这部书的整体水平比较低，冯梦龙在其基础上，又搜集其他资料对其进行了扩充改编，并更名为《新列国志》。《新列国志》厘清了《列国志传》中繁杂的线索，在文字、情节和人物刻画方面均有很大提高，改正了原书中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间，文学家蔡元放又对冯梦龙的《新列国志》进行了一番修订，加上了序、评语、读法和一些简单的注释，并将书名改为《东周列国志》。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来说，该书在同时代的作品中，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

《智囊》是一部从先秦到明代有关智慧的故事总集。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本书收录了除兵

智、杂智以外的其余八部中的部分内容。书中涉及的典籍几乎涵盖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笔记、野史。因此,《智囊》不但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校勘价值,还是研究冯梦龙思想的宝贵材料。

本书博采众长,节选了《东周列国志》和《智囊》的精华,辑成本书。其中《东周列国志》对生僻字、难理解词进行了注音、解释,《智囊》中增添了注释、译文等,力图给读者营造出一个轻松的阅读环境,方便读者阅览冯梦龙的著作精品。

前

言

目 录

东周列国志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二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四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五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七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八
第六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九
第七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一〇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一一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一二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一三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一五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一七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一九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二〇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二一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二二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二三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二五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二六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二八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二九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三二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三四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三六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三八
第二十六回	歌虞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四〇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四二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立 穆公一平晋乱	四四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四五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四七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四九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五一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五三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五五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五七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五九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六一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六三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六五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六七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六九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癸公馆对狱	七一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七三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七五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七六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瘞谷封尸	七九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八〇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八二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八四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八六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八八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鼯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九〇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九二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九四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九六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九八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一〇〇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一〇二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一〇四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一〇五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一〇七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一一〇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一一二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一一三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卢宁喜擅政	一一六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盪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一一七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一一九
第六十八回 贺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一二一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一二三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一二五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一二七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一二九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一三一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一三三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一三五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一三七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一三九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一四一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一四三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一四五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一四七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纳蒯聩子路结纆	一四八
第八十三回 诛犇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一五一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一五三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一五五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一五七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一五九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一六一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一六四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一六六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唵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一六八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一七〇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一七二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一七四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一七七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一七九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一八一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一八四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一八六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一八九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一九二
第一百零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涓斩剧辛	一九四
第一百零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一九六
第一百零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一九八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嫪	二〇〇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二〇二
第一百零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二〇四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二〇六

智 囊

第一部 上智	二一〇
上智部总序	二一〇
一、掌握大局	二一〇
二、深谋远虑	二二〇
三、以简驱繁	二三一
四、游刃有余	二三八
第二部 明智	二四四
明智部总序	二四四

五、见微知著	二四四
六、由小见大	二五二
七、如日驱雾	二六二
八、经理时务	二六六
 第三部 察智	二七四
察智部总序	二七四
察智	二七四
九、洞察真情	二七五
十、揭发奸邪	二七九
 第四部 胆智	二八四
胆智部总序	二八四
胆智	二八四
十一、老谋深算	二八五
十二、当机立断	二九一
 第五部 术智	二九六
术智部总序	二九六
十三、以退为进	二九六
十四、隐而不显	三〇一
十五、事急用奇	三〇六
 第六部 捷智	三一三
捷智部总序	三一三
捷智	三一三
十六、灵动机变	三一四
十七、以计应危	三一八
十八、机敏颖悟	三二一
 第七部 明智	三二八
明智部总序	三二八
十九、辩才无碍	三二八



二十、言浅意深 三三三

第八部 闺智 三三八

 闺智部总序 三三八

 闺智 三三八

 二十一、闺中贤哲 三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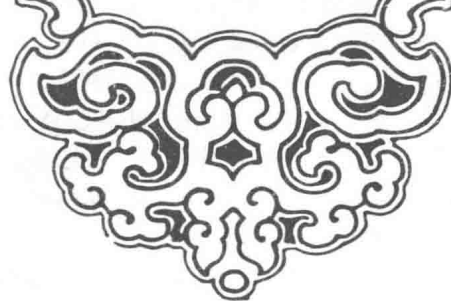
 二十二、不让须眉 三四四





东周列国志

(明) 冯梦龙 著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月将升，日将没；压弧箕箒，几亡周国。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荧^①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荧火星，是色以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②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遂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螭之事，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谣词又有“压弧箕箒”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③，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

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①，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

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再打听妻子消息。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那男子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往褒城投奔相识而去。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廷。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往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壓弧箕箒’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颂昨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昨。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答？”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左儒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自刎而死。

再说宣王次日，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宣王心中大喜。日已西，传令散围。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辇之上，打个眼眯，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向着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了，往来不离玉辇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往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往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辇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⑤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 注释 ·

- ①荧燹(fǔ)星：即火星。②人君：帝王。③廛(chán)肆：市镇作坊。④不题：不表。⑤兀自：仍然。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

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姁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姒。

却说褒姒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凑巧褒姒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私计，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洪德遂亲至姁家，与姁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回家。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求其转奏。幽王闻奏，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毕，幽王抬头观看：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艳照人。龙颜大喜。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别宫，降旨赦褒姒出狱，复其官爵。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所不必言。

幽王自从得了褒姒，迷恋其色，居之琼台，约有三月，更不进申后之宫。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太子宜臼跪而问曰：“吾母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申后曰：“汝父宠幸褒姒，全不顾嫡妾之分。将来此婢得志，我母子无置足之处矣！”太子曰：“此事不难。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引那贱婢出台观看，待孩儿将他毒打一顿，以出吾母之气。”申后曰：“吾儿不可造次，还须从容再商。”

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群臣贺朔。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不问情由，将花朵乱摘。惊动褒妃，亲自出外观看，怒从心起，正要发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捻着拳便打。褒妃含羞忍痛，回入台中。幽王退朝，直入琼台。褒姒扯住幽王袍袖，痛哭不已。褒姒曰：“太子为母报怨，其意不杀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蒙爱幸，身怀六甲，已两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幽王曰：“爱卿请将息，朕自有处分^①。”即日传旨道：“太子宜臼，好勇无礼，不能将顺，权发去申国，听申侯教训。东宫太傅、少傅等官，辅导无状，并行削职！”太子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讫。

褒姒怀孕十月满足，生下一子。幽王爱如珍宝，名曰伯服。遂有废嫡立庶之意。奈事无其因，难于启齿。虢石父揣知王意，遂与尹球商议，暗通褒姒说：“太子既逐去外家，合当伯服为嗣。内有娘娘枕边之言，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姒大喜，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宫门内外，俱置耳目，风吹草动，无不悉知。

申后独居无侣，终日流泪。有一年长宫人，知其心事，跪而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书一封，密寄申国，使殿下上表谢罪。若得感动万岁，召还东宫，母子相聚，岂不美哉！妾母温媪，颇知医术，娘娘诈称有病，召媪入宫看脉，令带出此信，使妾兄送去，万无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书信一通。内中大略言：“天子无道，宠信妖婢，使我母子分离。今妖婢生子，其宠愈固。汝可上表佯认己罪：今已悔悟自新，愿父王宽赦。若天赐还朝，母子重逢，别作计较。”修书已毕，假称有病卧床，召温媪看脉。早有人报知褒妃。

温媪来到正宫，宫人先已说知如此如此、申后佯为诊脉，遂于枕边，取出书信，嘱咐星夜送至申国，不可迟误。当下赐彩缯二端^②。温媪洋洋出宫。被守门宫监盘住，问：“此缯从何而得？”媪曰：“老妾诊视后脉，此乃王后所赐也。”内监曰：“别有夹带否？”曰：“没

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检，何以知其有无乎？”遂牵媼手转来。媼东遮西闪，似有慌张之色。宫监心疑，越要搜检。一齐上前，扯裂衣襟，那书角便露将出来。即时连人押至琼台，来见褒妃。褒妃拆书观看，心中大怒。命将温媼锁禁空房，不许走漏消息。却将彩缯二匹，手自剪扯，裂为寸寸。幽王进宫，见破缯满案，问其来历。褒妃含泪而对曰：“妾不幸身入深宫，谬蒙宠爱，以致正宫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宫寄书太子，书尾云‘别作计较’。必有谋妾母子性命之事，愿王为妾做主！”说罢，将书呈与幽王观看。幽王认得申后笔迹，问其通书之人。褒妃曰：“现有温媼在此。”幽王即命牵出。不由分说，拔剑挥为两段。

次日，早朝礼毕，幽王宣公卿上殿，开言问曰：“王后嫉妒怨望，咒诅朕躬，难为天下之母，可以构来问罪？”虢石父奏曰：“王后六宫之主，虽然有罪，不可拘问。如果德不称位，但当传旨废之，另择贤德。母仪天下，实为万世之福。”尹球奏曰：“臣闻褒妃德性贞静，堪主中宫。”幽王曰：“太子在申，若废申后，如太子何？”虢石父奏曰：“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今太子避罪居申，温清^③之礼久废。况既废其母，焉用其子？臣等愿扶伯服为东宫。社稷有幸！”幽王大喜，传旨将申后退入冷宫，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妃为后，伯服为太子。群臣弃职归田者甚众，朝中惟尹球、虢石父、祭公易一班佞臣在侧。幽王朝夕与褒妃在宫作乐。

褒妃虽篡位正宫，有专席之宠，从未开颜一笑。幽王欲取其欢，召乐工鸣钟击鼓，品竹弹丝，褒妃全无悦色。虢石父献计曰：“先王昔年因西戎强盛，恐彼入寇，乃于骊山之下，置烟墩二十余所，又置大鼓数十架。但有贼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汉，附近诸侯，发兵相救，又鸣起大鼓，催趲前来。今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主若要王后启齿，必须同后游玩骊山，夜举烽烟，诸侯援兵必至。至而无寇，王后必笑无疑矣。”幽王曰：“此计甚善！”乃同褒后并驾往骊山游玩，至晚设宴骊宫，传令举烽。

大举烽火，复擂起大鼓。鼓声如雷，火光烛天。畿内诸侯，疑镐京有变，一个个即时领兵点将，连夜赶至骊山。但闻楼阁管龠之音，幽王与褒妃饮酒作乐。使人谢诸侯曰：“幸无外寇，不劳跋涉。”诸侯面面相觑，卷旗而回。褒妃在楼上，凭栏望见诸侯忙去忙回，并无一事，不觉抚掌大笑。幽王曰：“爱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赏之。

申侯闻知幽王废申后立褒妃，上疏谏曰：“昔桀宠妹喜以亡夏，纣宠妲己以亡商。王今宠信褒妃，废嫡立庶，既乖^④夫妇之义，又伤父子之情。桀纣之事，复见于今，夏商之祸，不在异日。望吾王收回乱命，庶可免亡国之殃也。”幽王览奏，拍案大怒，下令削去申侯之爵。命石父为将，简兵搜乘，欲举伐申之师。

· 注释 ·

- ①处分：处置。②二端：古代布帛长度名称。③温清：温清之礼，子女奉养父母之道。④乖：背离。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申侯进表之后，有人在镐京探信，闻知幽王命虢公为将，不日领兵伐申，星夜奔回，报知申侯。申侯大惊，遂备下金缯一车，遣人赍^①书与犬戎借兵，许以破镐之日，府库金帛，任凭搬取。戎主曰：“中国天子失政，申侯国舅，召我以诛无道，扶立东宫，此我志也。”遂发戎兵

一万五千，分为三队，右先锋李丁，左先锋满也速，戎主自将中军。枪刀塞路，旌旗蔽空，申侯亦起本国之兵相助，浩浩荡荡，杀奔镐京而来，出其不意，将王城围绕三匝，水息不通。幽王闻变，大惊，遣人举烽。诸侯之兵，无片甲来者。盖因前被烽火所戏，是时又以为诈，所以皆不起兵也。

幽王见救兵不至，犬戎日夜攻城，以小车载褒姒和伯服，开后宰门出走。司徒郑伯友自后赶上，大叫：“吾王勿惊，臣当保驾。”出了北门，迤逦往骊山而去。途中又遇尹球来到，言：“犬戎焚烧宫室，抢掠库藏，祭公已死于乱军之中矣。”幽王心胆俱裂。郑伯友再令举烽，烽烟透入九霄，救兵依旧不到。

犬戎兵追至骊山之下，将骊宫团团围住，口中只叫：“休走了昏君！”左先锋满也速，早把幽王车仗掳住。犬戎主看见褒姒玉带，知是幽王，就车中一刀砍死，并杀伯服。褒姒美貌饶死，以轻车载之，带归毡帐取乐。

申侯回到京师，安排筵席，款待戎主。库中宝玉，搬取一空；又敛聚金缯十车为赠，指望他满欲而归。谁想戎主把杀幽王一件，自以为不世之功，人马盘踞京城，终日饮酒作乐，绝无还军归国之意。百姓皆归怨申侯。申侯无可奈何，乃写密书三封，发人往三路诸侯处，约会勤王。又遣人到郑国，将郑伯死难之事，报知世子掘突，教他起兵复仇。

申侯在城中闻知四国兵到，心中大喜。遂与小周公詹密议，只等攻城，这里开门接应。却劝戎主先将宝货金缯^②，差右先锋李丁分兵押送回国，以削其势；又教左先锋满也速尽数领兵出城迎敌。犬戎主认作好话，一一听从。却说满也速营于东门之外，正与卫兵对垒，约会明日交战。不期三更之后，被卫兵劫入大寨。满也速提刀上马，急来迎敌。其奈戎兵四散乱窜，双拳两臂，撑持不住，只得一同奔走。三路诸侯，呐喊攻城。忽然城门大开，三路军马一拥而入，毫无撑御。此乃申侯之计也。戎主在梦中惊觉，跨着划马^③，径出西城，随身不数百人，又遇郑世子掘突拦住厮杀。正在危急，却得满也速收拾败兵来到，混战一场，方得脱身。掘突不敢穷追，入城与诸侯相见，恰好天色大明。褒姒不及随行，自缢而亡。

申侯大排筵席，款待四路诸侯。武公曰：“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故太子在申，直奉之以即王位。诸君以为如何？”襄公曰：“君侯此言，文、武、成、康之灵也。”次日，掘突遂往申国，迎太子宜臼为王。

宜臼在申，终日纳闷。忽报郑世子赍着国舅申侯同诸侯连名表章，奉迎还京，心下倒吃了一惊。掘突奏曰：“太子当以社稷为重，望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宜臼曰：“孤今负不孝之名于天下矣！事已如此，只索起程。”

不一日，到了镐京，即王位，是为平王。

却说犬戎自到镐京扰乱一番，自谓劳而无功，心怀怨恨。遂大起戎兵，渐渐逼近镐京。平王萌迁都洛邑之念。

遂先期出榜示谕百姓，如愿随驾东迁者，作速准备，一齐起程。祝史作文，先将迁都缘由，祭告宗庙。至期，大宗伯抱着七庙神主，登车先导。秦伯嬴开闻平王东迁，亲自领兵护驾。百姓携老扶幼，相从者不计其数。

· 注释 ·

①赍(jī)：携带。②金缯(zēng)：黄金和丝织品。泛指金银财物。③划马：即不加马鞍的马。